

人世间

我那“南来北往”的妈妈

张晴霞

我妈妈祖籍江苏，少年时随外公外婆举家迁往西北。我的爷爷奶奶是胶东人，妈妈嫁给爸爸，随了那句老话“嫁乞随乞，嫁叟随叟”。妈妈从十岁起就一直生活在北方，理所当然“身心向北”。在妈妈身上，既有与生俱来的南方人小巧玲珑的体形和温良淑贤的秉性，也有后天养成的北方人简纯真诚的性格和重情、柔韧的特质，遂成为我笔下地地道道“南来北往”的妈妈。

妈妈是口腔科医生，经她治疗的患者怎么也有六位数以上吧，“牙粉”可观！年轻时，妈妈曾当过赤脚医生，骑着马儿在草原上巡回出诊的场景，她至今常常念起。上世纪看牙不像现在，口腔医生都是站立着，一站就是一天。为了给更多的患者治病，妈妈不敢喝水，怕去洗手间浪费时间。妈妈医者仁心，出诊时总是和颜悦色，既是口腔医生也是心理导师。注射麻醉药前，她会提醒病人：“忍忍啊就几秒钟，拔牙的时候就不用受罪了。”下医嘱时，她会反复叮咛用药禁忌和复诊要求，直到患者满意。但凡遇到疑难杂症，只要妈妈上手，大都能妥妥解决。因为工作强度大，她也落下了右手腱鞘炎的职业病。

曾听妈妈的同事打趣说，妈妈补过的牙，用二三十年都还好好的，如果妈妈开私人口腔门诊，那可就亏大了！陪妈妈逛街，冷不丁会冒出个陌生人和她打招呼：“杨大夫，你不认识我了？是你看好了我的牙周炎，太感谢啦！”边说边张嘴呲牙展示。妈妈接诊无数，哪里记得每张面孔，这就有些类似师生，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不管到了哪里，学生总能认得出老师。妈妈虽谈不上“誉满杏林”，但作为女儿的我仍自豪感满满。妈妈的眼睛很美，在白色的棉布口罩上闪闪灵动，让人不禁联想起电影《人到中年》中女医生陆文婷（潘虹饰）的双眸，她们都是充满爱心、解除病痛的白衣天使！

亲朋好友或是朋友的朋友，每每求医问药，妈妈都会热心周到地提供帮助。她身穿白大褂穿梭在医院的各楼层和科室间，因为人缘好，进到哪个诊室都会受到热情礼遇，可谓就医的绿色通道。打小我到医院就像进入熟悉的家属大院，有最亲切的医叔医姨亲自问诊，有个头疼脑热给几粒小白片吞服后立即见效，直到今天去医院看病我都心存幻想：如果有当医生的妈妈领着该有多好！最好能遇到像妈妈一样面容慈祥、态度和蔼、医术高明的大夫，好像这样病自然会烟消云散。

妈妈做事认真且极有耐心，她的这种“工匠精神”也体现在做家务活儿上，特别是对自制餐食那叫一个精致。若家里要呼朋唤友请客，妈妈会提前一周列好菜谱并预制食材，糖醋里脊、豆皮蛋饺、珍珠丸子、八宝饭、

水晶包、甜羹汤等，每道菜品至少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好似民间的“满汉全席”。妈妈做饭用的调料不外乎姜醋糖盐和酱油料酒，由于能精选搭配食材，且精准把握用量、火候、顺序等关键步骤和细节，出锅的菜不仅鲜香嫩滑，而且符合科学养生的标准。我想，如果当年有《舌尖上的中国》，摄制组大概率会来我家专访，给妈妈来一段特写。

过去上班很辛苦，每周只休一天，堆了七天的家务活儿就指着周日这天完成，包括改善伙食。妈妈为了给我们加强营养，会拼上大半天的时间独自在厨房劳作。就拿葱油饼这道常规面食来说，妈妈会做出颠覆想象力的美味，当然工序也比较繁冗：切好五花猪肉入热锅炼，五花脂渣切碎与小葱末和细盐混拌，均匀涂抹在铺开的面饼上，再卷成棒状，将接缝处和两头捏紧切段，擀成饼基……至于油盐量、配料比、厚薄等，全凭经验，这就是所谓的“know-how”（技术诀窍）。如果文字能散发美味，我相信这会儿出铛端盘的灿黄葱油饼，定会让读者朋友齿颊留香，这是饼中的“爱马仕”！直到现今，恐怕花多少钱在外面也未必能买得到。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妈妈慢工出细活，偶遇某个对时间有特殊要求的，也会尺有所短。记得有次家里迎来千里之外的亲戚和朋友，下飞机时已饥肠辘辘，怀揣进屋即见美食的梦想进了我家，谁料左等右盼，妈妈的羊肉手抓饭跟捉迷藏似的，就是等不来，直熬到晚上十点多，肚皮都粘到后脊上了才“逮”到（胶东方言把吃饭叫“逮饭”）。真同情那几位亲戚，在不愁温饱的年代经历了一场“饿战”！

爸爸自打患有脑梗就离不开照顾，妈妈二十年如一日服侍左右，自退休在家一天也没闲着，从采购烧饭到洗衣扫地，全家人的衣食住行，都有妈妈蜜蜂般辛勤的付出。爸爸上下床、穿脱衣、大小便、冲搓澡、吃喝用，妈妈基本上都亲力亲为。女性都有更年期，但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好像从没“更”过，这可能源于她随和的脾性。有好吃的，都会想着家人，再好的东西不会多夹一筷子，“妈妈爱吃鱼头”是她的真实写照。

和绝大多数父母一样，她特别疼孩子，别说拳脚相加，就是拍打两下都会思忖半晌才轻柔地下手。有一次到韩国旅游，因我的失误不小心烫到妈妈的手腕，她非但不责怪，反而安慰我说用流水多冲冲就好了。望着妈妈红肿的手，我心疼地自责不已。

妈妈的字典里没有争只有让，没有刚只有柔。她的让，不是无原则地让，是容人与谦让；她的柔，并非懦弱，而是隐忍与涵养。她不喜站在聚光灯下，愿意静静地隐在台下幕后为别人鼓掌。其实妈妈很有语言天赋，

能发出长长的花式卷舌音，维吾尔语、俄罗斯语、锡伯语和苏州话等能交替运用，虽说有的只会那么几句，但时不时脱口而出，别有韵味。她喜欢唱歌，咬音很准，天生自带颤音，乍听起来，还颇有专业唱功的味道呢！

妈妈总给人如沐春风之感，除了禁忌和洁癖外，她人生哲学里有两个“不”：不做叨扰人的事，不说不中听的话。妈妈很会聊天，不是说有多么高的文辞水平，而是有和言细语的修养。她总能找到并放大别人的优点，让交流变得生动有趣。她会用“黄金搭档”形容我的同学夫妇，这让同学很是受用，感觉每次都是从我家“飘飘然”出门的。看到别人眼睛小，她会说皮肤好；发现对方长相一般，她则会夸有气质。在养老院里，医护人员前来保障服务，她总是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啊！”还有一个劲地拉着人的手，说对方是好人；当有人开玩笑问：“我们要看牙，杨大夫收不收钱啊？”她抬起手摸摸后脑勺，笑道：“你们对我们那么关心爱护，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妈妈个性温良，淡泊名利，凡事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会让别人难堪。单位评职称有名额限制，她会主动提出让给工龄更长的同志；当科室主任时，她主动承担又重又累的手术诊疗任务；和同事相处也很融洽，经常在家里做些好吃的带去和大家分享。妈妈不喜欢张扬绚丽的色彩，更是抵触带有金银装饰的夸张服饰，她平和的心态一如她淡雅清新的着装，小碎花的衣服配上瓜子脸和白净的面容，恰到好处。即使身着红装，也是那种低调的暗红、铁锈红或是点缀的墨点红。

妈妈兄弟姐妹四人，她常夸赞大弟忠孝厚道、妹妹聪明能干、小弟多才多艺。都说姑嫂不容易相处，但我们家例外，从未闻听有过什么间隙或别扭，妈妈自青年时期就和小姑朝夕相处情同姐妹，还给我二姑起了个洋气好听的名字，至于在众多的妯娌间，妈妈也是好口碑。我大舅写的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记得有天姐姐（指我妈妈）突患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俄罗斯邻居闻讯，深夜驾马车送往医院且分文不收……妈妈的善念或许就是对他人大善举的同频回应。

诗人屈原在《九章》中道：“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意为须先有善行，然后才能有善名。在养老院里，女婿风雨无阻坚持天天陪伴帮扶，与医护人员同心协力，将妈妈从疫情后的卧倒，锻炼成数月后能独立行走，大家都交口称赞妈妈有福。是啊，妈妈的福一半是基因里带出来的，一半是她与人为善勤劳质朴攒出来的。福来福往，爱出爱返，这在我深爱着的妈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诗歌港

让时间作答

长水

仰望，看云与谁对话
天空，阳光开始慢慢挥洒
低头，脚下的路步步展开
远方，有一个美丽的梦想

一颗心，最忌繁杂
一池水，长满妖艳的荷花
满地花瓣，那是谁落下的繁华

转眼，雨点如麻
我的伞落在谁家
明天是持续下雨
还是满空云霞

孤独的我，弱小的我
我要坚强，心中不怕
面对未知，不要心乱如麻
我要一个一个地征服它

成败
都留待时间
作答

秋叶浮水

刘继晏

秋叶轻轻悄然落水，
水面荡起圈圈涟漪。
叶似孤舟无依漂泊，
又似舞者轻盈飘逸。

浮在水面与风共舞，
秋叶旋转演绎秋的序曲。
阳光洒落金辉熠熠，
映照秋叶如诗如画，
美丽无比。

秋叶浮水静美如诗，
让人沉醉忘却烦恼。
愿它飘零寻得安宁，
化作春泥滋养新的生命。